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

Volume 13
Issue 1 *Vol. 13.1-2 十三卷一、二期 (Summer 2016)*

Article 10

5-1-2016

Shuqing Zhonguo lun 抒情中國論 [Discourses on lyrical China]. By Leonard Kwok Kou Chan 陳國球

Chia Ling MEI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jmlc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梅家玲 (2016)。Shuqing Zhonguo lun 抒情中國論 [Discourses on lyrical China]. By Leonard Kwok Kou Chan 陳國球。《現代中文文學學報》，13(1-2)，210-213。

This Book Review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Shuqing Zhonguo lun 抒情中國論 [*Discourses on Lyrical China*]. By Leonard Kwok Kou Chan 陳國球. Hong Kong 香港: Joint Publishing 三聯書店, 2013. 276 pp. ISBN 9789620434501.

梅家玲 MEI Chia-ling

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

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



「抒情傳統」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熱點。這個論題，早年由海外學者陳世驤、高友工提出後，隨即在台灣中文學界引發許多後續討論。重要的古典文學研究者，如柯慶明、呂正惠、龔鵬程、蔡英俊、張淑香、鄭毓瑜等，大多由受其沾溉，進而自出機杼，各有一家之言。二十一世紀以來，黃錦樹、王德威等學者加入探討行列，帶入的則是現代文學的研究視野。於是，從海外到國內，從古典到現代，「抒情傳統」之說，顯然已在華文文學研究中形成一脈不容忽視的論述譜系。

然而，除卻陳世驤、高友工之外，「抒情傳統」的「發現」（或「發明」）是否還有其它前行者？成一家之言的各學者之間，其異同如何？而除了華裔學者之外，外籍漢學家們如何看待此一論題？此一論述對於人文研究的意義為何？在學界著眼於個別學者關於「抒情傳統」之論述洞見的同時，這些問題，以及所關涉的論述譜系問題，卻還並沒有得到較為全面的觀照。而正是在這一層面上，陳國球教授的《抒情中國論》（香港：三聯，2013），當有其特殊意義。

《抒情中國論》是陳國球這幾年中有關中國抒情傳統論述研究的初次結集之作。它原是一項行之多年的研究計畫，其最後成果，是關於追溯此一論述譜系的學者論文選集。而本書的主要目的，應是為勾勒譜系而作的導論。從開篇的〈抒情中國：論中國抒情傳統〉，以迄於〈今之視昔：黃錦樹、王德威〉的十二節專論，是為全書重心。陳國球的研究兼括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研究，他治學從明代詩論研究開始，進而關注文學史書寫及現當代香港文學問題，對於歐西理論與漢學研究發展，亦多所留意。這使得《抒情中國論》既能針對個別學者的論點予以梳理掌握，也能在有意識地組織編排、彼此參照之下，開展出「文學史」的視野，以及作者個人的當代關懷。其中，對於陳世驤及普實克的研究，尤其具有突破性。

陳世驤被公認為是當代「中國抒情傳統」論述的奠基者，他的〈中國抒情傳統〉一文，向來被視為此一論述的標志性宣言，並被學界廣為引述。然而，歷來論者所依據的，都是《陳世驤文存》一書裡，經楊牧修訂後的中譯本，至於它的論述完整與否，多未曾細究。陳國球詳考它的幾番轉折，指出：「這流通的中文文本其實與陳世驤的英文原文頗有不同」。原因是，該文原為 1971 年美國亞洲學會年會其中一個分組的開幕致詞，同年由他的學生楊牧代為帶到台北舉行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

中宣讀，翌年原文發表於英文學刊 *Tamkang Review*，同時由淡江大學外文系楊銘塗中譯，刊於《純文學》月刊。之後，楊牧整理老師遺稿，輯入《陳世驤文存》時，曾予以刪節修訂。此外，該文初譯時，對於「lyricism」、「tradition」等文中主要概念的翻譯也頗有「未達」之處，據之以進行討論，難免隔靴搔癢。因此，陳國球據全文原貌重新翻譯並釐清舊說，並表示：該文既原是一個會議的分組開幕詞，而它又有中西文學比較的考量，故「陳世驤並無意圖以『抒情傳統』一語來概括所有中國文學史的現象。但另一方面，這個概念卻頗能幫助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上作出有意義的定位」。這番考訂，當具有正本清源之功。

〈中國抒情傳統〉的傳世過程之得以考訂明確，發前人所未發，實奠基於陳國球在研究資料方面的用心蒐羅；而這方面的成果，也同時體現在對於普實克的研究之上。普實克是東歐重要的漢學家，華文學界過去對他關注不多，但陳國球廣蒐博引，悉心考述了普氏兼括古典與現代文學的研究成果，從他討論「抒情的」與「史詩的」問題中，看到中西文學抒情論的相互映照，這來自「遠方的聲音」，遂為中國的抒情傳統之說，增添了另一重要的參照座標。

至於全書的架構安排，大致以陳世驤為定位點，進而沿波討源，並究其流被。因此，全書先就聞一多、朱自清、魯迅、朱光潛、沈從文、宗白華、方東美等人的相關論述進行討論，以溯其淵源；繼而論析高友工影響深遠的「抒情美典」之說，普實克、宇文所安兩位「遠方的聲音」，以及包括蔡英俊、柯慶明、蕭馳等諸多學者的後續開展。現代文論之「抒情」論述的譜系勾勒，於焉成形。綜觀全書，我以為陳國球對於當代各學者論述的把握，固然中肯，但在為現代「中國抒情傳統」論述考鏡源流過程中所開展出的學術視野與關懷，更為值得注意。

本來，學者談「抒情傳統」，多以陳世驤、高友工為發軔者。然而陳國球更前溯至三〇年代即以古典詩論研究名家的聞一多、朱自清，考察了他們對於「詩」與「情」、「志」問題的討論。同時，他也注意到小說家沈從文「抽象的抒情」之說、魯迅與朱光潛關於「靜穆」的論辯中，對於「抒情」的不同理解，以及宗白華、方東美藝術意境與生命美學的論述中的抒情面向。中國的「抒情傳統」論述，因此得以被放置在兼具文學史與美學藝術語境的脈絡中被體認。

而正是在這系列的考掘過程中，他注意到「抒情傳統」的核心特質，原是人情當下的現實關懷。因此，不僅陳世驤的學術「其實寄寓了他當時對中國政局時勢的關懷，以及離散在外而又心繫故國文化之感情」，宗白華之意欲在動盪的時代中，「從文學藝術看到追求光明、追尋美以對抗黑暗的精神力量」、普實克之特別究心於中國文學「對現實的抒情感知趨勢」，對中國的抒情精神有所感應，同樣「離不開自身的文化處境」。甚至王德威，亦無不是「透過『抒情』的時間之旅，思考他所面對的『當下』與『歷史』的糾結」。

而陳國球自己呢？在此之前，他已有《感傷的旅程》、《情迷家國》等專著，深情地討論了香港的文學與文化。《抒情中國論》的最後，輯有〈放逐抒情：從徐遲說起〉、〈情與地方：在彌敦道上抒情〉兩文，體現的仍是對於香港「歷史」與「當下」的思索。參照他論析陳世驤、宗白華、王德威之說時，一再揭示「抒情傳統論」的精髓在於有情的現實關懷，顯然，他自己也以「身在其中」的姿態，投入了「抒情傳統」之中：不只是「出乎其外」的評論者，也是「入乎其中」的傳承者與被評論者。而我們的文學史與文學研究，也就因為這「有情」的關注，而賡續不絕，而煥顯出人文世界中最動人的力量。※